

10 困頓豫南

時間跨入一九二〇年，北方政局愈益混亂，北洋軍直、皖兩系鬥爭日趨尖銳。直系首領馮國璋病逝後，曹錕、李純成為直系掌門人。在南北戰爭中，直系中央陸軍第三師「署理師長」吳佩孚率一師三混成旅連下岳州、長沙、衡陽，若論功行賞，湘督非吳莫屬，而段祺瑞為擴充皖系勢力，竟任未建寸功的皖系第七師師長張敬堯為湖南督軍。吳大恨，在衡陽屯兵不進，與湘軍將領譚延闓、趙恆惕為羊陸之歡，信使往來。張敬堯坐上湘督交椅，所部軍紀蕩然，作惡多端，湘人怨氣沖天，發起驅張運動。及「五四」運動起，吳同情學生，攻擊皖系政府媚外，反對段祺瑞「武力統一」大略，屢電北京政府請求撤防北歸。北京政府執意不准。吳忍無可忍，於五月二十五日開始自行撤防，所部軍士高唱吳氏所親撰之〈登蓬萊閣歌〉，途經長沙、岳州，直趨武漢。湘軍

緊接吳師撤防之後，全力反攻過來，趕走張敬堯，光復長沙。

湘軍為進一步統一全湘，開始進窺湘西，雖未直接進攻常德，但已對第十六混成旅下達「逐客令」。馮玉祥為防不測，布置防務。第三團之韓復榘營及趙席聘營奉命布防河伏山一帶。不久，北京政府下令第十六混成旅移駐湖北。馮玉祥忍痛放棄常德這塊來之不易的地盤。

七月六日晚六時，第十六混成旅冒著傾盆大雨，兵分五路，整齊肅穆地列隊撤出常德，一路雞犬不驚。直至次日天明，當地居民才驚異地發現，這支來自比方的軍隊已人去樓空。

十日，第十六混成旅到達津市。是時，直、皖兩軍已在北京以南嚴陣以待，戰爭一觸即發。據傳，駐在漢口的皖系軍人、長江上游總司令吳光新有勾結退到湖北的張敬堯，聯合進攻漢口之意，鄂督王占元急電馮玉祥速援漢口。第十六混成旅搭乘由小火輪牽引的民用木船，於十六日到達長江沿岸的藕池口，補充燃料。這時，直皖戰爭已爆發兩天，而吳（光新）、張（敬堯）事件業已解決（吳被王占元扣留），王又急電馮：「毋庸前來。」此刻第十六混成旅無處屯駐，只得沿長江順流而下，直趨漢口。下旬，到達武昌鯉魚套。

鯉魚套在武昌西南，巡司河匯入長江處，距市中心很近。

就在第十六混成旅離開藕池口之日，直皖戰爭已以直軍大獲全勝而結束。總統徐世昌批准段祺瑞辭呈；靳雲鵬出任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曹錕為直、魯、豫巡閱使，吳佩孚副之；李純為長江巡閱使（轄蘇、皖、贛三省），齊燮元副之；閻相文、王承斌、張福來、蕭耀南和曹瑛分任第

二十、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師和第二十六師師長；王用中、董政國、彭壽莘、孫岳和馮玉祥分任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和第十六混成旅旅長。北京政府已為直、奉兩系所控制。

鄂督王占元對第十六混成旅兵臨漢口老大不高興，權指定江北的謾家礮造紙廠暫為該旅駐地，但不供給糧餉。八月一日，第十六混成旅進駐謾家礮。

謾家礮位於武漢三鎮漢口一方的東部，江岸區長江北岸。謾家礮造紙廠是一九一〇年清政府出資修建，日產新聞紙三十噸，專供北京印刷局使用，號稱：「官營紙廠之最大者，亦中國造紙廠之翹楚也。」是現在漢陽造紙廠前身。謾家礮造紙廠占地很大，長期以來就是臨時駐兵的地方。

第十六混成旅名為一個旅，實際上比一個師還大，有一萬多人，大部駐謾家礮造紙廠，另有一部駐距謾家礮二十裡的備口。造紙廠房屋不夠住，官兵就住進帳篷，時值酷暑，天氣溽熱，如同身在蒸籠內。長江大水過後，瘟疫流行，官兵患霍亂者極多，三個月時間竟病故二百餘人。

韓復榘在謾家礮閒暇時間，常約三五知己去江邊游泳，興起之時，索性橫渡長江。

馮玉祥在駐軍謾家礮期間，曾派營副王冠軍、王書箋（王義元）去河南鄭州、山東曹州和安徽蒙城募兵。旅部又從招募來的新兵中挑選一百二十六名學生，組建學兵第二連，調四團一營四連連長張自忠到旅部任學兵第二連連長（學兵隊下轄二個連，馮治安任隊長兼第一連連長），張人傑、吳化文、李九思、展書堂、趙仁泉、劉振三、王長海、陳德馨、王修身、葛開祥、王不襄、

理明亞等都是學兵第二連的學兵，其中吳化文、展書堂、趙仁泉和葛開祥嗣後皆成為韓復榘的嫡系將領。

十一月上旬，好不容易天氣漸涼，第十六混成旅又奉命移駐豫南，旅部、一團、二團及炮團駐信陽；三團二營及團部駐確山；三團三營駐明港；韓復榘率三團一營駐紮駐馬店。

信陽是豫南重鎮，位於鄂、豫、皖三省結合部。信陽左扼兩淮，右控江漢，遮罩中原，是南征北戰的咽喉，聞名遐邇的武勝關即在信陽界內。

此間，第十六混成旅的人事又有所變動：張樹聲因故請假，三團團長由四團團長張維璽充任，參謀長劉郁芬調充第四團團長，劉驥充任參謀長；谷良友調任一團三營營長，所遺之三團二營營長由學兵隊長石友三充任。

石友三瘦小精悍，好勇鬥狠，治軍嚴酷，動輒打罵，曾是他屬下的馮治安、張自忠等都領教過他的手段。因此，凡是他的部屬，平時訓練不敢有絲毫的怠懈，由他調教出來的二營，各科成績優異，在全旅堪稱翹楚。馮玉祥十分欣賞石營，每遇貴賓造訪或長官視察，必令石營演練「分列式」，以壯聲色。作戰時，石手執皮鞭，腰桿挺得筆直，在陣前往來穿梭，指揮戰鬥，即使在槍林彈雨中，也從不彎腰弓背，故他的部屬誰也不敢畏縮不前。石深諳恩威並施之道，平時對二營官兵噓寒問暖，呵護備至；對經濟上有困難的弟兄，更是慷慨解囊，出手大方，因此他的部屬都甘願追隨驥尾。

韓復榘與石友三關係本來就很好，早在屯兵武穴時，二人即同在一團當營副，而今又同在三團擔任營長，往還更加密切。

第十六混成旅移駐河南信陽以來，北京政府積欠馮部餉項已達半年以上，河南督軍趙倜也不肯接濟糧餉，部隊困頓已極，官兵每日兩餐僅以鹽水佐飯。

一九二一年一月九日，馮為餉精無著，詠詩一首以記之：「南北爭持苦不休，孤軍駐守信陽州，夢中籌餉曾啼哭，抹淚醒時濕枕頭。」(註一)

這年冬天異常寒冷，剛過新年，馮玉祥去北京催餉回來，火車途經駐馬店站，正值風雪交加的午夜。韓復榘率官兵一部冒著嚴寒，在月臺上肅立迎候，全成「雪人」，馮見狀極為感動。他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七日的日記上動情地寫下這樣的字句：「早一點，余到駐馬店站，韓營長及當地軍隊來接。天極寒，官兵勢苦，余心極不忍。」(註二)

一月十三日，二團二營營長過之剛接替趙席聘，擔任三團三營營長（趙充任一團二營營長）。他是因一天前被人告「御狀」而調職的。過性情耿介，又兼三分傲氣，馮玉祥曾批評他：「此子閱歷淺而氣傲」，但內心卻很喜歡他，在以後幾年裡，一直把他安排在身邊的位置上。韓復榘與過脾氣相投，很早就朋友，不知是巧合，還是馮有意安排，二人當營長在一個團裡（第三團第

(註一) 《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一年一月九日。

(註二) 《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一年一月七日。

一營、第三營)；當團長在一個旅裡(第二十二旅第四十三團、第四十四團)；當旅長在一個師裡(第一師第一旅、第二旅)。

馮玉祥窮途末路，只得截留地方稅款一萬四千元，以充軍餉；還將豫督趙倜從漢陽兵工廠訂購的一千五百支「七九」步槍據為己有。由此，馮、趙之間引發劇烈衝突。

趙倜(一八七一—一九三三)，字周人，河南省汝南縣人，行伍出身，前清毅軍宿將，「八國聯軍」進犯北京時，因護駕西行有功，提升統領；民國後，又因打「白狼」有功而督理河南軍務善後事宜，授「宏威將軍」，所部稱「宏威軍」。一九一五年任河南督軍，又編練「巡緝營」三隊，擴軍至三萬餘人。直皖戰前，趙與直系結成反段同盟，段倒後，吳佩孚坐鎮洛陽，趙如芒刺在背，與吳發生矛盾。於是，吳暗中支持馮玉祥反趙。趙名為民國督軍，實乃一昏聩腐朽的前清舊官僚。最可笑的是，下屬信陽道尹及縣長出門，要乘綠呢大轎，打著官傘，儼然前清官場派頭。

趙倜之胞弟趙傑，綽號「趙三麻子」，為河南一霸，無惡不作。他被其兄為宏威軍總司令。據云其軍某部白天為軍，夜間為匪，禍民尤烈。

二月十日，駐馬店之宏威軍一部與豫南巡緝營一部因賭博而火併，互有傷亡。韓復榘為維護地方治安，打出紅十字會旗，冒險為雙方調停。宏威軍首先向韓營開火，韓營斷然反擊，雙方發生戰鬥。三團團長張維璽率二營(石友三營)由確山往援。馮玉祥為避免事態擴大，下令撤出戰

門，將韓營調往確山，與石營換防。事後偵知，此次流血事件，係趙傑指使，目的在試探馮軍虛實。

三月二十八日，馮玉祥得悉有一列火車要途經信陽，車上載有武漢鐵路局向北京政府上交的鐵路稅款二十萬元，遂率部分官兵前往信陽車站，強行攔住火車，截留其中十萬元，以充欠發的軍餉。此事引起軒然大波，一星期後，《大公報》即登出「馮玉祥劫皇綱」的消息，還畫了一幅馮站在鐵道上，伸開雙臂，攔截火車的漫畫。

四月十四日，曾被趙個撤職的河南陸軍第一旅旅長成慎秉承直系之意圖，協同豫北巡緝營，在彰德（安陽）自封「豫北軍總司令」，興兵討伐趙個。馮玉祥在豫南與豫北之成慎遙相呼應，躍躍欲試。

宏威軍總司令趙傑派所部李鵬舉（人稱「李二虎」）團假「剿匪」為名，首先向駐確山的韓復榘營開火。韓營立即應戰；張之江率所部第二團自信陽馳援韓營。宏威軍乃烏合之眾，根本不堪一擊，很快就被包圍繳械，繳獲一千多支嶄新的漢陽造步槍，「李二虎」也被當場擊斃。事後，趙個向北京政府狀告馮玉祥勾結成慎作亂、扣留地方稅款、劫奪宏威軍槍支；馮玉祥也向北京政府指控趙個首先襲擊第十六混成旅駐確山之韓復榘營，馮旅「為正當防禦計，不得不派隊往禦，以求自衛，而安地方。」

由於第十六混成旅的一場小勝，客觀上在河南形成了南北夾擊趙個的局面，這引起關外奉系

張作霖與湖北王占元的不安，他們出於各自的利益，都堅決反對動搖趙倜在河南的地位。

趙倜麾下師長、歸德鎮守使寶德全自告奮勇，願為討馮打先鋒，軍旗上大書「包打馮玉祥」的口號，自開封，經鄭州，向駐馬店攻擊前進。

吳佩孚不願因此而觸怒奉張，引起連鎖反應，便指責成慎「犯上作亂」，並於四月十八日派兵進攻彰德，成兵敗自盡。吳對馮玉祥則客氣得多，僅令其歸還所繳宏威軍的槍械，向趙倜賠禮道歉，不再追究責任。馮只得從命，卻將所部原有舊槍交還，趙拒收，最後不了了之。馮親赴開封向趙致歉，事後一直耿耿於懷，直到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南苑對官兵講話時還說：「從前我當旅長時，去見河南督軍趙倜。我向他行了三鞠躬禮，他連看都沒看我一眼。現在我當了陸軍檢閱使，去見大總統黎元洪，也要行三個鞠躬禮，可是一鞠躬還沒完，黎元洪可就攔住我坐下了。」

馮玉祥與趙倜的關係鬧到這個地步，第十六混成旅在河南無論如何也待不下去了。

馮玉祥獲悉王占元將由武漢乘京漢路火車去北京公幹，遂召集營長以上軍官開會密議，決定當王途經信陽車站時將其扣留，逼他清還所欠糧餉。王是山東館陶人，與張維璽是同鄉。王鄉土觀念濃厚，在家鄉樂善好施，贏得張的好感。張將馮的計畫私下透露給王，王遂改乘船去南京，再轉津浦路火車北上。馮計畫落空，偵知洩密者即張維璽，怒甚，只因即將開跋入陝，戰鬥在即，姑且隱忍未發。

就在這時，陝西發生戰亂。北京政府乘機罷免接近皖系的陝督陳樹藩，五月二十五日，任命

直系第二十師師長閻相文為陝督，目的是使直系的勢力伸入陝西。陳抗命不從。北廷命令閻率本部第二十師、吳新田之第七師、張錫元之第四混成旅及馮玉祥之第十六混成旅開赴陝西，武力驅陳。

陳樹藩（一八八四—一九四九），字柏森，陝西省安康縣人，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第一期畢業，與張鈞、李景林等為同期同學，武昌起義後參加同盟會和陝西民軍，在「秦隴復漢軍」任職。民國成立後，任陝西第三混成旅旅長。一九一四年，袁世凱派陸建章督陝，陳投靠陸，先後任陝南及陝北鎮守使。討袁之役時，陳部營長胡景翼活捉陸建章之子陸承武，陳以此為條件，逼陸離陝，就任陝督，袁歿後，投靠皖系，支持段祺瑞武力統一政策，反對護法政府。于右任、胡景翼等組織「靖國軍」倒陳，陳引豫西劉鎮華「鎮嵩軍」為奧援，於是爆發一場戰爭。

閻相文（——一九二一），字煥章，山東省濟寧人，天津北洋武備學堂畢業，發跡於北洋軍第三鎮，乃曹錕嫡系大將，其人五短身材，綽號「閻大磨」。閻的夫人與陸建章、馮玉祥的夫人，都是直隸滄州劉家的女兒；閻、陸、馮又都當過陝西督軍，因此滄州劉家出了三位督軍夫人，一時在民間傳為美談。

進軍命令下達，五月二十九日，第十六混成旅為前鋒，官兵分由信陽、明港、確山、駐馬店登上火車，沿京漢路北行，經鄭州轉隴海路西行至觀音堂下車，再徒步行軍至潼關待命。不久第二十師第四混成旅也在潼關集結完畢。按既定計畫，討伐軍分三路進攻，閻相文第二十師第

三十九旅孫繼孚部任中路，走潼關至西安的大路；張錫元第四混成旅任右路，走大路以北至渭河南岸；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任左路，走大路以南至南山山脈。

吳新田第七師溯漢水而上，入荊紫關，會師西安。

馮玉祥在所部原有四個步兵團的基礎上，將全旅編為四個梯隊：李鳴鐘率第一梯隊擔任右翼，走潼關至西安的大路，與張錫元第四混成旅相聯絡；張之江率第二梯隊擔任左翼，由華陰，繞秦嶺，與吳新田第七師相聯絡；馮親率張維璽第三梯隊擔任中央梯隊，沿第一梯隊左翼前進，與第三十九旅孫繼孚部相聯絡；劉郁芬第四梯隊由於多是新兵，用於殿後。

陳樹藩部號稱有五旅之眾，但多貌合神離，實際聽其指揮的不過五千人，根本不是久經陣戰的直軍對手。劉鎮華的鎮嵩軍號稱一萬人，實際也只有五千，多為豫西土匪轉正，且關鍵時刻能否為陳出力還很難說。因此，驅陳之役將是一場毫無懸念的戰爭。

果然，戰鬥一打響，第十六混成旅各梯隊便首戰告捷：第一梯隊敗敵姜宏謨部於臨潼；第二梯隊敗敵於灞橋；第三梯隊敗敵姚振乾部於蒲楊鎮。

陳樹藩部全線西退，潰不成軍。七月七日，閻相文第二十師推進的距西安二十里之灞上。第十六混成旅第一梯隊野炮轟擊西安城內督軍署。陳率殘部退出西安，逃往漢中。同日，陝西省長劉鎮華開城出迎直系大軍。閻相文正式出任陝督，劉繼續擔任省長。

是役，第一梯隊團長李鳴鐘指揮作戰採取穩健戰術，以第三營營長谷良友部殿後，為預備隊。

谷視其為「消極怯戰」，不聽命令，擅自衝鋒在前，雖擊潰敵軍，卻打亂李的部署。事後李責谷不聽指揮；谷恃功不服。李請旅長定奪；馮玉祥立即對谷實施鞭責，並將其革職。馮告以此誠全軍：「將領不可徒恃勇猛，必須明白戰略戰術。」（註三）

當初，張維璽率第三梯隊包圍姚振乾部於蒲楊鎮，正準備聚而殲之。入夜，姚派使者送一匹名曰「黑風」之駿馬給張，並約定次日繳械投降。張信以為真，夜間疏於防範，姚部乘隙逃出包圍圈。馮玉祥認定是張受賄縱敵，連同信陽洩密事件，一併懲處，撤去張團長職務，降為修械所所長。



（註三） 馮玉祥：《我的生活》，第三百三十九頁。

河南督軍趙倜（一九二二年）



陝西督軍陳樹藩（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〇年九月，韓復榘夫人高藝珍（右）與石友三夫人在漢口合影。

